



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

中国人的大局观 (连载 73)

○ 穆涛

汉朝的两次文化座谈会

一次叫石渠阁会议，一次叫白虎观会议，都是由皇帝主持的。议题基本一致，研究探讨“五经”——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。“讲议五经同异”。

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召开的，在甘露三年由汉宣帝刘询主持。石渠阁是皇家藏书馆，在未央宫内。“诏诸儒讲五经同异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，上称制制临决焉”(《汉书·宣帝纪》)。参会人员均是当时大儒，萧望之做学术主持。会后辑录《石渠议奏》。据记载，收入议奏一百五十五篇，今此书已佚失。白虎观会议是东汉初年召开的，在建初四年十一月，由汉章帝刘炟主持，这个会议时间长，“连月乃罢”，开了一个多月。参会人员也不限诸儒，“于是下太常，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，讲议五经同异”(《后汉书·肃宗孝章帝纪》)。会后由班固辑为《白虎通义》，“顾命史臣，著为通义”(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)。此书侥幸还传在世间。

汉代自武帝始，将文化建设视为治国之重，“今礼坏乐崩，朕甚闵焉。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，咸荐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议洽闻，举遗兴礼，以为天下先”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。武帝时，常年备博士五十人。昭帝、宣帝、元帝、成帝延续这项制度，并扩而大之。五代帝王不懈推进文化建设，打下了扎实的文明国家的基础。到成帝末年，增至三千人。遥想当年的长安城里，汇集着来自全国的三千“五经”研究专家，那时的政府，真的可称作重视文化工作。

“五经”学术研讨会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。

汉代重视文化建设，重视“五经”的研究和学习，并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，也不搞“形象工程”，是以“五经”作为基础材

料，建筑社会公共文明的大房子。古人以“五经”为抓手，深入解剖，整理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作为行为规范，用以指引人们的日常生活。中国的“礼教”就是这么出台的。

“以礼入教”，礼是规矩的总称，在家，在社会，在各个行当里，在朝廷上，各有一系列具体的规矩，即所谓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“三纲五常”等。“以礼入教”是中国古人探索出的专制状态下的文化模式，是中国制造。在中国以前的旧农村，哪怕是文盲村，没有人念过什么书，但“仁义礼智信”这些儒家核心东西是深入人心的。这都是“以礼入教”的教化成果。

汉大儒董仲舒还创立了“天人感应”说，核心的话是“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”，君与臣、民共戴天。国家发生地震、涝灾、旱灾、大瘟疫，还有日食等，是天对君王的言行不满造成的，于是天降灾祸，以示对君王的惩罚。“天人感应”的价值在于对皇帝专制的制约。

汉代的史学，是前沿学科

汉代的史学是显学，也是时尚，是前沿学科。
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既是中国社会观察与考察的大成作品，在文体上也有开创之功。汉以前的文章，都是囫圇着去写的，自这两本书始，才有了体裁类别的讲究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《春秋繁露》《新书》《新序》是历史学专著，董仲舒是《春秋》研究的大家，晚年以讲学为主业，《春秋繁露》是他讲学的核心要义，这本书中贯穿着《春秋》和《易经》，由史及文，以中国人的思维构筑中国哲学。贾谊的《新书》和刘向的《新序》是当年呈给皇帝的奏书。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基本材料，向皇帝阐述当前时政的要务。“以古刺今”“言得失，陈法戒”“助观览，补遗阙”，进而“以戒天子”。

一个时代的文学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，一个时代的史学成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。看一个时代是清醒现实，还是虚化侈靡，看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史学作品就知道了大概。

汉代史学走强，是有社会成因的。汉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期，是国家转型期，由分封建国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。“大一统”自秦朝开始，但寿命太短，仅十五年，成型却未定型，类于交响乐的序曲，也像高速路的辅路。新型国家的根本所在，是建构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。

秦代实行“焚书坑儒”，此种文化酷政之下，民间藏书基本上绝迹了，但当年的国家图书馆还有，也允许博士官存书，但公元前206年项羽那一把火，所有存书随咸阳城化为废墟。不好的政治对文化的连续伤害，对文化是灭顶之灾。

汉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国故，继承并弘扬传统的，以“六艺”(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乐经》《春秋》)为主轴，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，重新挖掘整理出大量古代文献著述，进而打通了中国文脉。汉代的民间和政府，敬重读书有成的人，汉代的政府重视读书，创立了以书取士的选官制度，甚至多年未被提拔的官员，“通一艺……迁滞留(升职)”(《汉书·儒林传》)。民间读书讲学风气随之浓郁，在汉元帝时期大师专家达到一千人以上。

历史观，是观人心，也观我心，以观者的利益利害为出发点是不可取的。恨一个人便编造证据去诬陷，去诋毁；爱一个人则没有根据地编造，去制造。写历史，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，要守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底线，“以史制君”“君史两立”的旧话不宜讲，但“以古鉴今”是要因循的，讲历史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清醒。因而那类“以古悦今”“以古媚今”乃至从史中找乐子戏说历史的文章还是少写为宜。

(未完待续)

火箭弹项目已研制了两年，马上就要转入定型试验了，怎么能脱离长安另选单位呢？



现实主义长篇小说

《长安》

○ 阿莹

(连载 151)



可上级把科研费早就拨到了工厂账户，却迟迟拿不到科研人手上，连出差都捉襟见肘了，连出差都捉襟见肘了，把工资都垫进去了，气得老婆嗷嗷直叫。更为无奈的是，火箭弹试验的靶道，农民不听劝阻种上了玉米，高秆作物长起来，靶道就报废了，可报告一份份上去，三个月过去都没人搭理。

焦克己只好自己去找村主任乔大爷协调：这地是靶场的，让你们种就是照顾了，现在要做试验，必须把玉米地铲了。可乔大爷根本不听，说活理直气壮：这地是我们祖上留下的，不种庄稼就浪费了，起码也得等这茬玉米收成了。焦克己说：你知道不？我们这是国家保密项目，耽误了吃不了兜着走。

乔大爷嘿嘿笑了笑：人都吃不上粮，还管啥项目呢。这些话把焦克己顶得一愣一愣，一直在肚里憋着，今天总算倾吐出来，也使得忽小月对着焦瞎子直点头：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

等焦克己走了，她趴在桌上提笔写下了一行字：火箭弹的苦惱。

她觉得这是个大问题，以前不知道也就罢了，知道了就应该反映上去，否则长安的形象就毁了。但是，她不想去给哥哥嚼舌头，那会让哥哥以为道听途说，会让黄老虎以为想出风头，干脆写成一篇文章，去问问红向东该怎么办，说不定那双剑眉眨巴眨巴，就会眨巴出点子来。于是，忽小月吃过晚饭就趴在案子上写起来，一直写到月上树梢才放下笔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噢，整整九页多，还挺顺滑的，言词也挺尖锐，想不到自己还有这能耐，她想明天先给焦克己看看，老眼镜看到有人把他的苦惱写成文字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？

七十

不过忽小月内心的躁动，还是被焦虑的老鹰眼察觉了。

忽大年看到黄老虎怒气冲冲走过来就没搭理，可人家一上来就不客气地说：你家忽小月可能被人利用了，她一个小人物，咋动不动就拿出一篇抓人眼球的万字报，满脑子都是形形色色的动向，这样下去会把天捅漏的。忽大年心里异样却故意不置可否，气得黄老虎有些恼怒地说：那熔铜车间宣传栏，可是你妹妹在操持，将来戴上啥帽子，可就不好玩了，反正我提前给你打过招呼，可别到时候怪我没提醒。

两人正说得起劲，门改户急急匆匆推门进来说：熔铜车间的宣传栏，昨晚贴出一份小字报，标题是《火箭弹的苦惱》，正巧军方早上来工厂检查科研进度，领队的参谋大呼小叫要解释清楚，否则火箭弹研制要另选单位了。

忽大年听罢起身往外走，这扇式反坦克火箭弹，是在中印反击战后得到的启示。当时印军在重要隘口部署的都是意大利产的坦克，跑得快，还结实，炮弹上去砸个坑，大部分坦克是我军战士靠牺牲，把手榴弹塞进履带炸炸的。

如果我们有反坦克火箭筒，牺牲的战士一定会少很多。现在美苏两大战争机器都在鼓吹坦克集群化作战，到时候甭管来多少辆，一人一具火箭筒，躲进壕沟等那坦克群扑过来，瞄一辆，打一辆，看他们还敢不？但是这个项目已研制了两年，马上就要转入定型试验了，怎么能脱离长安另选单位呢？

他没有直接去找军代表，而是疾步来到宣传栏前。尽管他每天从这里路过，但很少站定看一会儿，上边内容大都是报纸上的，也不知浪费了多少纸张。然而，熔铜车间的宣传栏贴了几张信笺，过去瞅了瞅眉头皱上了，心里一团火油然升腾，扭头就问身后的门改户：科研经费为啥下不去？门改户摇头：可能是财务科资金铺不开？忽大年逼问：人家打了那么多报告，怎么都石沉大海了？门改户又是摇头说：他们的报告，不是要钱花，就是要报酬……忽大年突然暴怒起来：我为啥任命你为火箭弹研制总调度，这么多事你不协调，推过来扯过去，尽长本事了！我今天告诉你，如果这些事最后落到你头上，我非把你贬到车间搬大料去！这会儿正是中午上班时间，听到厂长责骂办公室主任，有人把自行车铃按得叮零叮零响，门改户难堪地耷拉着脸谁也不敢看。

但这并没有结束，忽大年又带着门改户来到陆军代表室，向军方通报那张小字报是捕风捉影。但是姓张的军代表提醒，一定是知情人写的，现在长安穿甲火箭弹立了项，但是其他几个兵工厂的研制都没停，人家就等着牵头单位进度受挫，顺手就可以把项目接过去。何况大字报上的反映，不能说子虚乌有，所以长安务必采取措施，让总部首长放心。

这些话门改户就站在旁边，也是听到了的，他知道如果忽大年要追究责任，他可能首当其冲，所以那双大眼睛一直在厂长脸上偷瞄，生怕冷不丁暴跳起来。但忽大年脸色沉沉没有发作，只是走到办公楼楼下小声叮嘱：过一会儿，去把那小字报揭了，不要等到下班了。门改户望着远远的大字报栏：等晚上没人再揭吧？

忽大年手点着他的额头，喊：你呀，拿出想提拔的劲头来，不能畏畏缩缩的！

(未完待续)

一场千年中国社会大变革 一代陕北知识分子大觉醒

李四吐了吐舌头说，革命真是复杂，有这么多渠道道道。艾土地说，工作进展不快，还另有原因，国民党队伍要杀鸡给猴看，从监狱里拉出几个“闹红”的人来我们村游街，他们架起火堆，烧红烙铁烫人的身子，说是“穿火袄”，烧红了铁锅套进人的头上，叫“戴火帽”。“嗷嗷”烧肉的味道，怕死人了，老百姓们胆怯了，闹革命的积极性就差了。

“革命形势越好，敌人报复起来就会越残忍，这也是考验大家的时候。来，跟着我重温入党誓词。”万仙如领大家低声吟诵：严守秘密，服从纪律，牺牲个人，阶级斗争，努力革命，永不叛党。

学校一放假，校园里静悄悄的。马伯雄怀着侥幸心理，看能不能遇到万仙如，准备约她去榆林。工友师傅说，万老师几天不见了。

马伯雄对榆林，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其实并不想去。之所以要去，是父亲让他去找马苗。跟土匪打了一仗后，马老爷明显老了，花白的头发掉了不少，清瘦的面容少了光泽，连板直的腰也佝偻了十几度。马苗离家后，他再未提起她，那天姨把黄萝卜羊肉扁食端上桌，他夹起一个，顺势说这是马苗最爱吃的。说完一愣，扁食落到盘子里，他却号啕大哭起来。哭声一住，对马伯雄说，你抓紧去趟榆林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她找回来。万家能嫁则嫁，嫁不成，找个老实过光景的农人嫁了，都挺好。

马小姐早就不在榆林了，马家粮店的伙计说。马伯雄吃惊不小，问去了哪。听说跟万公子去了包头，好像是万家的苏鲁克。马伯雄的心稍微放下来点。伙计又说，不过，万家公子好像街上又见了。啊？那小姐呢？马伯雄问。两个大活人出走，一个说不见就不见了？马伯雄真想抽伙计一个耳光，这等重大事为何不指话回来。转念又一想，怒不怒人家，他都不想多听马苗的消息，能怨人家什么。

长篇小说

《左陕北》

(连载 86)

○ 姬晓东

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马伯雄决定亲自找万家谈谈。“你家小姐不见了，到我家找，你是侮辱人吧。你们马家把我们万家当甚了？拐卖人口？”万友善怒不可遏，拍着桌子喊道。“万掌柜，别激动，俗话说，有理不在声高，我们心平气和地讲讲道理。”马伯雄说。他想说人要是找到了，你们该咋迎娶，我们不反对了。现在看万友善的态度，他就作罢，只是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傻妹妹。“是要讲道理。”万掌柜的声音降了几度，说。“先是您家公子上我家了吧；是他带走我妹妹了吧；他现在榆林，我妹妹不见了，也是事实吧！”“她是撵到榆林，倒追我儿子的。他们的事，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”万友善斩钉截铁地说。“我们不谈同意不同意的事，现在我妹妹到底在哪？”“腿在她身上，我咋知道。”万友善说着，满脸的委屈。“你家万向明知道。”“谁找我？”万向明推开门，见到愤怒的马伯雄，他脸上掠过一丝慌乱，问：“马公子，你咋来了？”“快说，我妹妹在哪？”“她，她在包头，徜徉在美丽的大草原，跟萨仁花学挤奶，出锅的、马的、绵羊的。”

万向明嬉皮笑脸地说，但流露出慌乱的眼神。“你是人不是？把她一个人留下，你却回来了。”“我这不是回来做家长的工作，让父亲同意我们的事。”“万向明你不要枉费心机了，你们的事，我是一百个不同意，一万个不同意。”万友善暴怒起来，挥手说：“万向明，你给我听清楚，立马去包头把我妹妹接回来，否则和你没完。还有，你就是想娶，我们还不嫁。”马伯雄

说着，拂袖离去。

等了两天，未等来万向明去包头的消息，马伯雄沉不住气了，去找万星明但又不愿意去司令部。犹豫中，有人来通知他，说万排长明天下午请马先生在老地方吃饭。马伯雄一阵窃喜。次日下午，他走到街头发现人很多，一问方知万佛楼举办庙会，今天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，庙会上还给香客吃免费的罗汉菜。说起罗汉菜，是有些讲究的，用素油将豆腐、洋芋、素丸子、西葫芦和南瓜，炸到金黄，另准备片粉、木耳、莲子、银耳、黄花、海带等，先将葱姜蒜炒香，在汤里加姜粉、花椒粉、胡椒粉，烧开后依次放入主料、辅料，出锅时撒翠绿的香菜，一锅能香飘半道街。

在家门口办庙会，又有免费罗汉菜吃，市民们的热情可想而知。马伯雄见约会时间还早，就先去赶庙会，好不容易挤到万佛楼底下，正遇一锅罗汉菜出锅。马伯雄有个原则，不上香不扰庙，只看热闹。面对五颜六色香喷喷的罗汉菜，心里说不吃，味蕾却抵不住诱惑，刚好有居士递来一碗，索性接过狼吞虎咽起来。

打着饱嗝，马伯雄来到烩菜馆，见万星明安静地坐着抽烟。万星明微笑着并不开口。他不好意思地说迟到了，问万排长有好事？万星明说见到你难道不是好事。又问我们多久没见面，今天陪我喝点。说着倒出一大一两杯。我干了，你意思。马伯雄舔了一下，说辣。

(未完待续)